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三回 警奸王劍仙呈絕技 殺土豪義士報冤仇

卻說寧王聽了馬天龍、眾將之言，大怒，喝退眾人。來日與謀士商議，著府縣嚴柵關隘，畫影圖形，拿捉毀臺傷人、劫獄重犯羅德、徐鶴、徐慶、默存子、狄洪道、王能、李武七人。惟默存子卻不知年貌，其餘六人，各注相貌年紀，並行文各處，一體嚴拿。府縣奉命，隨即移文關會各府州縣，出兀金重賞，拿捉凶身。

寧王思想羅德、徐慶、狄洪道等皆不知著落，只有徐鳴皋是個維揚首富，綽號孟孟嘗，家財豪富。他住在東關外太平村上，若是拿不到他，卻可尋他家屬。晚上與謀士計議，寧王道：“孤設立播臺，原為收羅豪傑。不料徐鶴羽黨暗放冷箭，打下嚴虎，那羅德又扯倒播臺。分明與孤作對，壞我大事，罪已該死。又敢反牢劫獄，盜出要犯，這都是徐鶴不好。孤想他有家屬在揚州東門之外，家財甚富，各處當舖甚多，我欲把家屬收禁，抄掠了他家私，將他所開當舖，盡皆封閉。一來使他無有巢穴，二來亦可助我餉銀。

此乃一舉二得，你道如何？”這謀士姓趙名子美，智多識廣，極有謀略，綽號“小張良”，寧王倚為心腹。當時聽了寧王之言，把頭搖道：“這個使不得。他頗有虛名，門下食客甚多，其中豈無異人奇士？前日這默存子放箭暗助，就是明證。若去收他家屬資財，只怕這班人助桀為虐起來，即使成功，日後難免報復，來驚動刃歲藩邸。”寧王道：“我旨意下去，誰敢阻撓！這些狐群狗黨，何足為慮？據你說來，倘徐鶴同這一班逆賊潛匿家中，也就不去拿他？”這二句話說得趙子美頓口無言。

恰好蘇州府知府張弼到來。此人也是寧王心腹，卻是個進士出身。生得相貌極好，方面大耳，三縷清鬚，一表非凡，生平最愛這鬚髯，卻是個清中濁，善于迎合，因此寧王喜他。當時見了寧王，賜他坐在一旁。寧王說起這一席話來，張弼要奉承他，便道：“此事只管好行兀歲鈞旨下去，誰敢抗違？落得用他數百萬銀子。他怎敢與刃歲為難？只要明日兀歲發下旨意，著揚州府王錦文，帶同城守營、通班差役，將他奔子下在監牢，把他家財抄籍，房屋封閉。一面移文各府州縣，只揀是泉來典當，都是他的，一並封沒入官，看他有甚能為！趙先生太深慮了。”子美道了一個“是”字，便不做聲。寧王心中大喜，便道：“他只書生之見。”

話猶未了，忽然間一人輕裝軟扎，背上插一把寶劍，跪在面前，口稱“兀歲”。寧王大吃一驚，仔細看時，卻是一個和尚，口稱：“刃歲在上，衲子特來拜求王爺。那徐鳴皋是個仁義之人，他為義氣，救出羅德，雖有劫獄之罪，理應拿捉，只是奄子何罪，財產何干？衲子慣打天下不平之事，懇求刃歲赦他奄孽之罪，免抄他的家財店業。至于捉拿他的正身，王法所該，衲子怎敢強預。”說罷把口一張，霍的吐出一粒銀丸，如彈子模樣的，懸在空中，晶瑩奪目。轉瞬之間，爍的一聲，變成一道電光，飛繞滿室，猶如電掣風行，映得眼花繚亂，好似近在耳目之際，覺得面上冷氣凜然，使人寒慄。唬得遍室之人個個心驚膽碎，魂飛魄散。不多一會，這光華截然不見，那和尚也影蹤全無，不知那裏去了。眾人還呆著不敢少動，歇了一會，漸漸神定。

寧王道：“本藩從未見過這利害，幾乎唬殺。方纔和尚莫非就是默存子這劍客？”子美道：“據臣下看來，非是默存子，必然另是一人。”寧王道：“你何以曉得？”子美道：“刃歲不聽得狄洪道說來，他見過默存子一面，是個年少書生，不是什麼和尚？”正在說著，寧王看那知府，便道：“張卿，你的鬚髯怎的沒了？”這張弼最愛惜的是鬚子，平時刻刻把手去捋他，只因在寧王面前，不敢失儀。故此忍了半晌未去捋。聽說沒了，忙把手去捋時，領下涓光的滑，卻變了三五少年，如剃刀剃去的一般，心中奪奪的跳個不住，又怕又惱。便把寧王看時，長鬚依然未動，但覺得眼上邊光光的。遂偃著腰走近寧王一看，卻是二道眉毛剃得一根不剩。忙道：“兀歲怎得眉毛沒了？莫非整容的待詔不經心，把來一並剃了？”寧王道：“呀，豈有此理！”遂把手摸時，果然剃得精光，駭道：“這和尚真好利害！他若要害本藩，易如反掌。張卿方纔抄籍徐鶴家小的話，只得罷了。只是太便宜他。你只移文各處，著嚴拿正凶六人便了，那個默存子，也不必提著。”張弼諾諾連聲，告退回衙不提。

我且說這和尚，便是一塵子。自從那一日在酒樓會見鳴皋等三人，後來看打播臺，默存子助了鳴皋一箭，羅季芳扯倒播臺，被官軍捉住，知道必有一番跋涉。三人商議，把一塵子畜在蘇城，觀其動靜。若有萬分為難之事，暗中相助一臂。那默存、飛雲又到別處去了。一塵子徑到藩邸，匿在花廳上匾額之中，所以寧王一切舉動，無不周知。那晚聽得他們用此毒謀，他便下來驚嚇寧王，使他不敢下此手段。事畢之後，他也動身而去。

不料一塵子在廳上見那寧王的時節，卻有一人伏在檐頭，聽得明明白白。後來看見他口吐劍丸，警戒奸王，飛身躍出，只一道黑光，去無影響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徐慶那日在松林內躲過了洪道，發開二條飛毛腿，徑回揚州，來到徐府。見了一枝梅、江夢筆，把蘇州之事從頭說過。夢筆便道：“二兄，此事全仗你扶持，趕緊到蘇州，見機行事。”一枝梅立刻動身，當夜便到蘇城。探知徐鶴、羅德幸虧狄洪道仗義救出重圍，恐怕寧王別生枝節，他便在藩邸探聽消息。恰遇一塵子在彼，知道此事瓦解的了。思想鳴皋必不居住家中，不知逃往何處，我今也不回揚，且往別處去來。遂到金陵探友去了。

我將姑蘇之事丟去不表。再說徐慶自一枝梅起身之後，他想起兄弟伍天熊不知在于何處，曾否回山，遂辭別了江花，到書房內取了自己的弓箭，動身回轉九龍山，一路尋訪兄弟。

出了太平村，行不到十里，只見前面有許多人在那裏射獵。將身隱在林木之中，仔細看時，卻是冤家見面，分外眼明：正是冤家對頭！原來這日李文孝帶了家丁，在此逐走射飛。徐慶見了，暗叫一聲：“慚愧！我正要尋你，不道天網恢恢，他自來送死！”即便拈弓搭箭，覷定李文孝一箭射來。要知徐慶的箭百發百中，真個穿楊貫虱，所以人稱神箭。這一箭正中李文孝咽喉，翻身落馬。徐慶見他中了咽喉，諒無生理，他便飛步的走了。

這裏李府家人聽得弓弦響處，見主人落下馬來，連忙上前扶起。只見喉中一箭，射個對穿。眾家人慌得沒有主意，又不知何人暗算，一面回家報信，一面背了李文孝，擁著回來。李文忠得了這信，連忙迎將上來，見了兄弟如此模樣，眼見得不活的了，急忙告知父親。那李廷梁舐犢之情，自然捶胸痛哭，只不知何人暗算：莫非徐八所為？文忠將兄弟咽喉中這枝箭拔將出來一看，那箭杆上只一個“徐”字。文忠道：“這一定是徐八無疑了！”廷梁大罵：“徐人惡賊，我李家與你何仇？打了我兒一頓，又殺死靜空和尚，還不甘心，如今卻來暗箭傷人，把我兒射死。我與你誓不二立！”命花老三赴揚州府、江都縣投詞控告，一面去安排上號紗枋，治理喪事。不多一會，揚州府王錦文親自同了江都縣到來。李廷梁接見過了，便道：“可恨徐鶴屢次欺軒我兒，如今將他射死。

只是可憐死得慘傷，求老公祖親看就是，但求免教件作檢驗，感德無涯！”王錦文連連答應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李文忠將凶箭呈上，要求拿捉凶身，與弟伸冤。不知王錦文可能柅獲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